周易或問

周易或問卷一

發例律也識象律意也或問通律與意之所不及也或曰潔靜精微易教也易豈如是費辭哉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疑未釋雖玩而不樂玩未樂雖居而不安或問之作將以釋疑也若占則固潔靜精微一聽之神明無所庸吾力矣然必平時學易中無凝滯易乃可占作或問

或問通義之說曰子知朱子本義命名之意乎朱子嘗言有文王易有孔子易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本義之作蓋本文王之義而謂之本義也愚謂傳所以釋經無背馳之理區區管蠡蓋將繇孔子之義以通文王之義而謂之通義

也按朱子語録曰或問訟六三或從王事無成本義謂必無成功似與象辞從上吉也之意不恊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恊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辞解如此未知是否答曰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辞是第二節話也以上並見晏氏淵所録大抵朱子有淂於易其要領處正在此但謂傳異於經愚見終不能無疑夫後世所以淂通文王周公之經者以有傳也使傳不作愚恐後世於經殆不能以句也况欵觧其義哉昔者文周之作經於剛柔動静消長逆順之理皆蘊而不宣但託之吉凶悔吝以為占者告孔子惧天下知事不知理而不知經意之所從来於是始以卦義卦

時卦德卦象卦位卦变六者錯綜以著吉凶悔吝所以然之故故後世得以畧窺文周之義者傳之力也然文周亦非固靳之也自當時觀之已甚發露如伏羲時則世尤簡質但以畫占又無假於辞矣至周末易漸流為術數巫史之學大義蕪晦故孔子明剛柔動靜消長逆順之理以正人心而承先聖前後一揆恐不得謂之經傳不同也今姑以訟六三言之六三曰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傳曰食舊德從上吉也六三正應上九而九二九四爭之食舊德者猶言享其素分也三當守舊以從上九或棄上九而從二四則致爭矣故曰從上吉也非得夫傳孰知食舊德之為從上乎故不參

孔子之義無以通文周之義者爲此類也至於或從王事無成乃本義之別占謂或然而從五之事亦弗敢成也從上吉止釋食旧德貞厲終吉非釋或從王事无成也然指從上爲吉則從五爲無成意固隱然矣朱子從千載絶學之後独推文周尚占之意誠非後儒所可及惜乎經領雖正未及再修故於傳文未免異議愚竊不自量如精衛填海蚉虻負山実欲翼本義之缺非敢自立門戶也世有精識諒我此心

或問乾元亨利貞朱子以爲文王卦辭本謂筮得此卦者其占爲大通而利於貞固至夫始析爲四德今子乃合二說而一之何也曰夫傳所以釋經也文王繫易未遑他及元亨利貞

乃其首語開帙之初犯手即從而異之揆之人情殆不然也蓋竊病之矣將以大通而利正之說為是歟則傳之旨有不然者將以四德之說為是歟則經之旨有不然者唯聖人為能述聖人經與傳豈容如是其背馳哉嘗試論之易之有辭將以為占也將以為占唯懼人之不吾曉也是以卦爻之辭或取諸牛羊羝豕或取諸歌哭號咷或取諸酒食肉腊或取諸膚角口鼻下至猥褻瑣碎無不詳及與書詩春秋異者正欲占者通智賢愚不肖而使易曉也今不曰大通而曰元亨不曰宜正而曰利貞此必有故也故愚以為元亨利貞本係四德在占者分上而言則為大通而宜於貞固蓋文王取天

道以明占辭是以其語特異而謂之元亨利貞也四德之目意者占師相傳本有是語故春秋傳載穆姜之言已在彖傳之先非夫子創意自裂為四左証明甚傳所以特詳於乾者正以乾居六十四卦之首故於此發之以明乾德且以見四者得名之實也朱子之說本自深得尚占之旨但以夫子之有異文王之經語意未瑩厥後建安蔡氏淵寔其有礙遂盡棄師說而專主四德則又矯枉之過也

或問朱子本義釋元亨利貞之义而曰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今

子於乾彖傳既引上文乃脱去則孔子之意五字何也曰此周公之意而夫子承之恐不得謂出於夫子也今以六爻觀之唯九三居人位而稱君子初潛龍四躍五飛上亢皆以龍德明之乾君道也龍君象也龍德謂君德也自乾之外餘卦無稱龍者所以別之也乾言龍戰亦謂乾也然則周公之意固以乾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矣恐不得謂出於夫子也朱子本謂占筮之法當人人有受用若專歸之聖人則常人無預故以為出於夫子之意而周公本意有不然也愚嘗妄論占法固無所拘爻義則有所主方知圓神二者初不相妨朱子亦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定而實

者体不可易未而虚者用雖萬变可也未来未應之先乃無思無為之時固不必預設兩端以待之矣

或問乾二五皆言利見大人說者謂在二則為利見大德之君在五則為利見大德之臣天下亦見大德之人今子亦專言天下利見何也曰八純卦皆無應何獨於乾言應文言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所以明二之為大人也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作釋飛龍在天而萬物覩釋利見大人也又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所以明五之為大人也傳有明文焉得舍傳而自為邪說使夫子之言不可信則誰為可信者耶

或問見群龍之義曰見群龍與見龍之義同但見龍專主九二而言見群龍則兼六陽而言耳乾变之坤六爻皆動大過則凶其事宜柔故曰見群龍無首吉謂德着見無爲物首則吉之道也

或問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諸家或以爲坤之四德或以爲利牝馬之貞二説孰通曰乾坤之對也則亦當如乾之四德矣若占者得之則固爲利牝馬之貞也曰牝馬之貞柔何曰道一而已無乾坤之分也但德健坤順性情各自不同猶之人稟天地之性雖仁義禮智無不具足至於男女異質則剛舒柔歛自有不能齊者故坤之四德配之於乾亦不無健順小大

之分也說者以為元亨利皆同乎乾而貞有異此不察理者之言也貞如五穀之種元則種之發而為苗亨則其苗之華利則其華之結而將復為種也黍之種則發為黍之枝苗華葉稷之種則發為稷之枝苗華葉未有枝苗華葉同而種獨異也亦未有種異而枝苗華葉同者也今而曰元亨利同乎乾而貞獨異是同於枝苗華葉不同種天下寧有是理也聖人以坤之貞為牝馬之貞者正指其歸宿收斂處以別之也其歸宿收斂者如此則其發越條暢者亦當如此矣故別其種而枝苗華葉可知也是以天之性健而貴剛故其元亨也動而直其利貞也靜而專先一氣而無所待者也地之性順

而貴柔、故其元亨也動而闢其利貞也、靜而翕、後得主而不敢先者也爲德雖同而貴性各異故德之健順大小、亦從是而分、此乾所以有辨也、常見北方牧馬者云凡牝只從一牡未常亂群、所謂貞也說見項世安玩辭

或問五君位之正、二臣位之正諸卦皆然、獨乾六爻似皆言君道、坤以乾坤言、則乾爲君坤爲臣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它卦皆陰陽之雜、唯乾坤爲陰陽之純、故不得與他卦同也聖人以此二卦純陽純陰、故獨爲六十四卦之首、而坤彖辭皆以順承天道言之、卦雖爲二、又實對言、它卦無此也曰予於坤六五黃裳元吉、曰在坤之尊位、故有此象、其微意得毋出

於此歟曰然文言固明指其地道妻道臣道矣觸類而長之可也

或問龍戰于野之義曰龍陽也戰陽與陰戰也然而不逐稱陰者微辭也謂之微辭者何尊陽也陰當奉陽今以過陽而與陽敵聖人惧焉故不曰戰龍于野而曰龍戰于野所以存陰陽之分也春秋王師敗不曰王師及某戰敗績而曰王師敗績于某地者意猶此也故愚以為易春秋皆名分之書也或曰是則然也凡易言血非指陰則指坎也上六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黄夫玄者陽也陽何以言血耶曰文言釋之精矣當建亥純陰之月陽固未常斯盡也乾之震陽已微萌於地下

矣故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方是時陰固純陰然陽亦非純陽震陽雖生於体含二陰故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此氣候之精微固非可多立談見也如坎之爲血雖屬水然亦固指陰氣言之豈謂陽之爲血哉

或問屯象辞諸家或以爲九五已陷險中勿用然自往唯利建侯則屯自解其說似爲明白今子不取何也曰若梗之說固不爲無理然細思之其所見者乃中古之事至若開闢之初其事實不然也繼乾坤之後其曰天造草昧者蓋鴻荒之世也人物初生君上未力者博智爭所謂難也難之既結人必思安天下之人將相與出力以平之則勢不相一而不可爲施

其群焉以聚之中有定而約異者然後推之以爲長而听命焉是所謂君也國各有君則民各有依而已雖称矣若夫君不自為而建邦分土委之賢明此乃中古定亂之挙非開闢亨屯之務也大抵屯與亂異世運之有屯天也此也世道之有亂人亂之也此其所以異也曰是固然矣但屯何以不曰立君而曰建侯夫既曰建侯則必有尊且大於此者以建之矣曰君者天下之君侯者一國之君也生民之初推其才之賢者而戴之然後聚而為國迨其久也又推其賢中之聖者而戴之然後合而為天下也聚而為國之時也可謂之侯亦得為有天下之君也在屯曰侯在師比曰王聖人之旨深矣

曰誠如子言則屯九五不謂之君乎曰夫易不可以一端取也以爻位言則五為一卦之君以時用言則初為成卦之主君言位主言权夫固各有攸當也子欲明易而不得廣大弘通之法則亦不善為學矣

或問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造化亦有難乎曰難即難平声也一氣不拘舒一形不損露唯不拘舒故其舒也必有所就唯不損露故其露也必有所成若句萌發達暴然而泄則是物也必不能久剛柔始交而難生此非造化之病也生物之機當如是矣不特此也乾坤之後更六卦皆有坎造化之於物凡發之而難者乃其理也今姑即四時之運言之物廢冬藏之

極、一旦震怒并裂而生意萌焉、然其萌動之中又有鈕黏屈折、然後生物益得以充暢滋溢、激其力而使之奮、是以氣相煥而反與机、將信而反屈、欲崇似痒、欲闢似闔、故物之生得有所遂而不夭、人但知自下起元、不知元中有貞、此則柔始交而難生之義、所以特繼乾坤之後、是蓋造化之微机、熟玩彖傳大意可見矣、雲雷而屯、雷雨而解、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屯象中出地而尚屈、甲象田拆下向將信、雖一字一畫之細、亦足以見此理之無乎不在、有非私智之所得為矣、

或問屯六二六四上六三爻皆稱乘馬班如何也、曰則為居柔為民、屯難之世、民求主柔附剛之時也、卦有四柔、六三以柔

居陽、非純柔者、惟二四上以柔居陰、是以衣主至切、皆乘馬而欲往、二欲從五、四欲初、初共五皆剛也、得其所應、故乘馬之下、以婚媾言之、上亦欲從三、三則似剛而非剛也、失其所應、故乘馬而繼以泣血也、屯有三乘馬、皆柔居陰之爻、有兩婚媾、皆柔而有應之爻、其一無應、故以泣血漣如別之、經之義例、其明整如此、予讀易二十年、迺兼成稿又七年、至戊寅夏始得此說、後之覽者、幸加玩焉、

或問蒙上九曰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釋者皆以上九過剛、故戒以不利於為寇、利在禦寇、其說柔何、曰聖人以正理垂教、寇之不可為審矣、何論利不利耶、使為寇而利、則將為之乎

故通義以為上九以上訐下、其象主悁故雖不利而衆從者
利也春秋傳襄公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衛孫文子卜追之、
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
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衛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姜氏
謂禦寇之利、辞意正與此合也
或問訟六爻、諸家多以為二訟五、四訟初、上訟三、六位皆對今
子以為二四俱比於三、則欲得去而與上九訟、豈有說耶曰周
公之經、與夫子之傳、固已明言之矣、子何人也而敢有說於
此、且子獨不聞朱子之言乎、曰事無定證則虛理易差、此
主論也今謂二訟四五訟初上訟三者、無此證而唱此說者

也夫五剛居中正訟之居也而曰二訟五此固差矣備曰易言乎爻如衛元咺之事尚容有此至於六三一爻首尾皆無訟意象傳又以從上吉釋之三既不爭然上九果何為而訟也又何為而言訟之成也其不通亦已甚矣文於九二曰不克訟於九四亦曰不克訟对舉並言最宜深玩於六三曰食舊德貞厲終吉食舊德非所以致厲也下乘剛而上乘於剛一柔而兩剛據焉所以厲也夫上者三之所應也二曰據之則上與之敵矣故象傳發其義於二曰自下訟上於三曰從上吉也曰上者所以明其為上也此又对舉而互見之也上九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三者衆辞也二四雖弗克

其心固未服於我也服以衍之則爲之者全矣若如旧說則上與三訟三固服矣而誰實禘之又三者誰也豈文無此象聖人姑爲是說以啟戒耶抑有此象而聖人及之也嗚呼欲探經意而不求于象欲考象而不借諸文雖有精義與諸猶之對充耳而誦干戈之功近湯武而讚揖遜之德辭則美矣彼豈吉受乎

或問師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大吉上九曰何天之衢亨子但釋利執而不及言字釋天衢而不及何字畧之耶抑疑之耶曰經中如此疑字頗多欲盡正之慮啓後世僭妄之端欲强通之則不入於穿鑿故不若存而不論於大義自無害也

朱唐郭京周易本正謂利執言當爲利執之蓋篆文之言相近而誤也以上文推之良是釋者或以執言爲奉辭伐罪者其說甚巧矣然田有禽者謂取而有獲也利執之者謂宜執而勿縱也若曰奉辭則非可施之於田若曰假設之辭則又非經文命象之意通義所以存而不論者謂此故也何天之衢亨程子謂闢之胡翼之先生以爲何者發問之辭也文辭當止曰天之衢亨而小象則曰何天之衢亨以天衢語異故小象爲是發問之辭也愚案詩云何天之休疑何天之衢當爲何天之祿以韻叶之良是也蓋衢與祿篆文相近而訛也嗟嗟何枝臧耳何何可切又文選王文考靈光殿賦云何天衢

、以无亨何皆作句也如比六三曰比之匪人否彖又曰否之匪人、豐六二九四皆曰豐其蔀日中見斗、乾文言有而其惟圣人乎、皆錯簡明甚、渙上九渙其血去逖出、逖當為惕、未濟亨小字疑衍文、蓋緣彖傳曰小者亨也故後人誤加經文小字

或問比一剛五柔而剛得居位、大有一柔五剛而柔得居位、柔不遠剛明矣、然比九五僅得下順從、大有六五乃上下俱應、柔主之用、反勝於剛何邪、曰柔暗剛明、柔之類多小人、剛之類多君子、比有五柔、小人多而君子少、上六處五之上、不知有君、六三資非中正、又附上六、唯六二六四皆以得位承應而知所比、初六當比之初、孤立無依而在於比、三柔未比、二

柔不比非九五之德不至而小人之性剛然也大有下乾上離陽明用事一時皆君子也故上下翕合無有違心周六五之孚有以發之而君子之性則然也蓋二卦所值之時各自不同比剛為主其時其德為創業之卦故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蓋昭明洞達以納天下使八荒六合皆得生語不但我無嗜殺之心凡為吾之屬者亦不待告誡悉化其仁此真主創業之規也大有柔為主其時其德為守成之卦故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傳釋曰易而無備也蓋虛心象信以待賢者德望自崇初非挾人主之權以衛孤立之勢此賢主守成之規也此當人心方附之初大有屬人才已成之

後其難易固不同也然六五在五剛中能推誠待賢無所疑倚而已九五在五柔中能使下之私屬六皆坦然與物為春則其感動之妙有未易及者蓋六五之所恃者身也九五之所化者物也離南坎北剛舒柔歛其用之廣狹豈不於此而可驗哉嗚乎自乾坤既交之後歷屯蒙需訟師五卦而後得比自比既交之後歷小畜履泰否同人六五卦而後得大有比以坎統坤大有以離用乾凡此皆卦爻之所寓精義蘊奥固非管蠡之所得窺也

或問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西雲何以不雨也曰震東離南坎北三方之雲皆能成雨惟兌西之雲不成雨者陰乘陽也

陽唱陰和造化之常今陰借陽事陰陽不和故不雨也曰震亦陰果陽也然東雲能雨又何也曰震雖二陰果一陽然一居二民陽寔而主兌以一陰乘二陽二居一民陰又為主震之果視兌之業不同故也

或問履虎尾說者以虎為兌象正合西方之獸其說似為有據子不足之取何也曰八卦取象本以艮為虎取其剛在上也再以乾為虎亦取其剛在上也東蒼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此乃七宿之象非八卦之象也以此釋經非其旨矣

或問六十四卦皆先揭卦名然後繼以卦下之辭獨履即曰履虎尾同人即曰同人於野艮即曰艮其背三卦若脫不揭

卦名而以卦名接下文之义何也曰六畫即卦也卦雖無名可也但聖人欲開天下後世以通志定業斷疑之端故欲名以見义純奇名乾純偶名坤奇而偶偶偶而偶偶則名以屯偶而偶偶偶而偶偶則名以蒙此名卦之正例也然易奇而法不拘一端或指名而義始彰或趣簡而名已寓經文之妙不主故常是以履同人艮即以卦名接下文之義此名卦之變例也陋者執一律以窺聖經遂為六十四卦獨三卦為無名可哂也已

或問履六三子以宋襄齊桓晉文當之何也曰邵子皇極經世書指此爻為五伯之事蓋履以一柔居下卦之上而主五剛

臣僭居秉伯之象也夫五伯之才矜而欲視跛而欲履者也假盟会以代干戈履虎尾者也以諸侯而潛天子之权武人為于大君也志有餘而德不足事君是而位則非履人情之至危以干天下之大功五伯近之矣然圣人不言此於卦独言此於爻者卦有充德取其和也爻居陽位戒其剛也大率易於卦爻多各自取象卦道其常爻言其变矣

或問泰初九曰抜茅茹以其彙征吉何謂也曰按字書茹在去声者如倨切根也在平声者人余切相牵引也今讀從去声則抜茅茹者抜茅根也茅根在下以喻下位泰以九二為三陽之主九二能抜初九則為能用其類而往吉矣釋者不考

字義各有所主、緊為拔茅連茹之說、非經意也

或問否九五休否之象、曰凡爻言休者二、復六二休復吉、謂休息以求復也、九五休否大人吉、謂休息以出否也、說者乃謂休否為休息天下之俾否、不思否者塞也、若謂休息天下之亂、則文義為通、若謂休息天下之否、則礙理明甚、蓋否者小人得志、上下不交之卦、五雖得位、然其勢未可遽為也、其事與理、亦非可執為一決之快也、唯當休息安固、存其力蓄其銳、待其可為而後發之、則否者傾矣、大人謂剛居中正、有大德而又有大位者也、剛而不中則出之而躁、不能為休否之事、剛中而不正則位優於德、〻不足以成休否之功、故必大

人而後吉也、五言休、上言傾此時又先後之序、猶劉元誠所謂善矣者、識先後者是也、後世如唐文宗不平閹寺觀恣思欲去之意則是矣、然不知外植善類以為腹心、內収持权以為爪牙、單勢弱、急於有成、乃以數十兵士僥倖一叔之勝、是以事敗氣沮、終其身閹寺之禍、無復可傾此、以後着為前者也、天下萬事皆具於易、庶天下萬事、亡無不出于易者、時太之際、在審所先後而已、故曰差若毫厘、繆以千里、

或問否剝皆小人用事之卦、剝罹于凶、否止于吝、輕重懸絕、何也、曰否為剝基、吝為凶漸、履霜堅冰、勢有馴至、否之吝、正所以成剝之凶、非謂吝止于吝、不待剝而後凶也、但否未泰後

彼小人者尚享君子泰寧之福餘剝則君子之澤盡而天下之禍烈矣禍烈則及其身所以必至于凶也熙寧間王安石用事沮格善言使不得進此否之將也然承祖宗安平之後天下之未至即壞厥後章蔡用事則剝之時矣

或問豫九四曰勿疑朋盍簪先儒多以為衆柔之歸於四猶髮之提于簪其象甚明而義亦通予仍舊說以簪為疾何也曰予曩習程注及覩王介甫諸家皆以為疾簪心竊然之而未能定後得嵩山晁以道集其說曰豫之九四所謂朋盍簪由漢以來諸儒皆同簪疾也雖王弼不知牛在古非稱搢之簪而及于簪則亦曰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遂與今日寧齋

之學、不知古者禮冠、未知有箸名也、若此甚衆、可勝道哉、以上皆晁氏緒言、大概訓詁名義、當斷以古說、近世梓經、非無斷然、未免隨晁氏之訛、又有僅適于此、不適于彼者、其類太多、不勝舉也、

或問豫六五貞疾、先儒以為況溺於豫、予以為不得其豫、何也、曰夫既謂之貞、則非溺于豫者矣、當豫之時、衆皆歸四、五以柔乘剛、徒擁虛器、而权勢俱去、悒然不樂而成疾者也、故書曰王有疾弗豫、借此意也、安得云溺于豫也、爻于二五位不言豫、蓋以中正而不溺于豫、五以失用而不得其豫、故二爻皆言貞、凡此皆經有明文、安得合經而自為說耶、

或問隨九五曰孚于嘉吉諸說多以為五孚二于以為孚四何也曰予初見東坡蘇氏引左傳嘉偶曰妃又參以遯九五應六二為嘉遯大以二五之說為然暨深思之然後知其未安也隨者隨也故六爻皆比而不應易以二五為重使果有相應之美彖傳不應沒而不言借曰畧之然考之於爻六二固系九五而係初九矣苟合如此尚得謂之嘉乎故愚以為九四曰有孚在道則九五曰孚于嘉吉者孚四也居中得正心無所隨善者孚之故謂之嘉耳彖例與兌九五同其曰孚于剝者孚上六也

或問隨上六曰王用亨于西山舊說以為亨通之亨朱子用陸

氏說以為祭享之亨、今子亦祖陸氏、未審何據而定之也、曰經文自有例、第讀書者弗深考爾、凡易言亨、許庚切曰亨、曰元亨、曰大亨、曰吉亨、曰小亨、曰乃亨、未嘗曰用亨於某地也、及其言亨、許兩切而曰公用享於天子、曰王用享于岐山、曰利用享祀、無不加用字於享字之上、經之命辞、其例如此、尚何疑耶、周礼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即用享之義也、

或問蠱取子幹父母之蠱為象、諸家多以應比為父母、其說不能尽通、則將執從而定也、曰大抵有象、猶盡諸爻、未見有父母之象、誠為難通、今畧擧數說評之、程子以初六居內在下

為子幹父是則然矣然其說可通於初六至六四六五則不通矣王介甫以九二為初六之父六五為九二之母上九六五之父雲仍錯出其說已可咲六四無應無承遂為無父子就其本說中又自不能皆通也若夫以六五為九二之母則諸家皆然其說固不為無理然九二既以六二為母矣不知六五所謂父者果誰耶故愚以蠱剛上柔下為乾父坤母交而成蠱是以諸爻皆以幹蠱為象初有厲二不可貞三小有悔四吝五用譽其所以不同者則据各爻之才位言之耳若以其爻為父其爻為母徒為是纏繞紛糾非但爻不可通併與前人壞而後人繼之意亦復失之蓋六五方以幹父致譽

既非成蠱者矣、則九二不當有幹母蠱之文、九二方幹母而用中、之非致蠱者矣、則初六不當有幹父蠱之文、此其碍又曉然易見也耳、謂乾交巽、坤交艮而成蠱、考之方位、乃為可疑、乾交為巽、故又老而退處于西北、而巽実対乾以任事、於東北、皆為四維之卦、蓋不用之中、有致用之義、故卦為蠱而大為幹蠱、殆有深意焉、此不可不察也、或曰漸亦艮巽也、何不謂之蠱而謂之漸、曰、亦漸而已矣、而非大有為之卦也、但漸自艮而巽、其位順、之漸象也、蠱自巽而艮、其位逆、蠱之象也、止而巽者、猶能為、巽而止、則委而不為矣、

或問巽而止蠱、巽艮皆致蠱者也、然卦辞自利渉大川以下猶

取象於巽何也、曰利涉大川、取巽爲木之象、先甲後甲、取巽爲命令之象、取其象、非取其德也、所以尤無取于艮者、蠱方有事、止非所當用也、曰頤曰大畜、非艮在上乎、何以能有為也、曰易者時也、時有不同、德亦隨異、在蠱則剛止為失、在頤大畜、則剛止為得矣、故曰特為大、

或問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臨以觀為反對、觀四陰長、正當夏八月、如此則周易亦、以夏時為正矣、意者古未嘗改月耶、曰孔安國言自古皆以建寅為正、唯殷革夏命而建丑、周革殷命而建子、近世儒先以詩四月維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則疑其不改月、以春秋所紀、則疑其改月、然皆未有明証、

是其以論卒無所析衷案左傳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周六月當夏四月也改月明矣詳是謂孟夏之辭言周季夏當夏孟夏也改時二明矣杜預以長歷推春秋時日如僖公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注云乙亥月八日是也推改月不改月丑長歷署矣復何疑耶但文王衍易於商之末商以建丑為正月則四陰之月正九月也文王乃云八月何耶蓋商周革非由禪讓故各立正朔所以別新故易視听也至若天運進退則固以夏正為準矣曰何以知之昭公六月朔日食太史不曰當殷五月必引夏四月者以此見當時占天皆以夏時

為準也、班固律歷志亦曰、言歷者以夏時、正謂此也、春秋書
王正月、言此乃周王建子之正月、非夏正月也、各代不沿襲
裂於三統者、雖有子丑寅之不同、天時無改移、主于建寅者
則無商夏周之或異、是故春秋紀月、據周正而言也、易八月
依夏正而言也、出于周者一代之定制、本于夏者萬古之常
經、天子作史、非遵周制、無以紀事、文王衍易、非用夏時、無以
應天、各有攸當也、案詩七月八章紀豳書豳特有深意非
周公不能作也、一章言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
耜、指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也、二章言春日載陽有鳴倉庚者
二月也、三章言蠶月條桑者三月也、四章四月秀葽五章五

月斯螽動股六章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七章十月滌場紀事則用周之正紀月則仍夏之時可謂並行而不相悖矣或云殷周未嘗改月商但以十二月為歲首周但以十一月為歲商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祀王祗見厥祖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即位復辟國之大事故於歲首行之以此見商雖以丑為歲首其君十二月之名固不易也然當既不改月春秌以子為正月是又有大可疑者識者謂今書十有二月乃後人追改之如顏師古注漢紀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

月為正月令此貢正月當時謂之四月如顏之說則商書十
有二月意者亦後人追改之也或者又謂師古所注乃漢時
事商書追改之統尚欠明證愚按漢陳寵傳漢旧事斷獄報
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肅宗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
年旱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
泄招致旱災事在于此章下公卿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
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十
三月陽氣正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蟄虫始振人以為正夏
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云云 以春秋紀月及寵奏推之
則商周不特改月亦改時矣漢人去古未遠此為可證世之

論者或以為改月不改時甚者至謂日亦不改皆不考之過也

或問臨六三井臨諸家皆以為井言以臨人其說合於先為口舌之象于不是之取何也曰辭易之難無異於相在孚之為料未鑄之金凡吾所釋者於先聖之旨其合與否皆未可知也然而間有可記者以先聖之例彰然在焉故也凡文言井若有二節九五井節是也臨遇井言以臨則節為井言以節可乎適象初爻亦不免寓于井言之說及味井節之象始悟前說非是然後益知文例之不可廢玩象者二當之哉

或問臨之敦臨艮之敦艮皆處卦終獨復至六五遂為敦復何

也、復與臨皆為剛長而上体皆坤、然臨之終為敦臨、復之終乃為迷復、又何也、曰臨者剛進而臨乎上也、復者剛反而復於下也、臨忌於迫、迫則拒剛之語而不相得、故六三以迫而不利、上六在上則為敦臨矣、復貴於近、近則親陽之道而不相遠、故上六以遠而為迷、六五稍下、則為敦復矣

或問頤中有物曰噬嗑、賁亦頤中有物而謂之賁、何也、曰凡卦有是德則聖人因取是象、噬嗑動而明、賁明以止、德有不同、故彖亦隨異、六十四卦皆然、不勝舉也

或問三男三女之卦、皆為剛柔分、独于噬嗑節言之何也、曰易道深矣、文王之辭、但為占者計、至其成卦成象之所以然者、

皆不言也、夫子從而翼之以釋其所以然之故於是文王之
旨、始有所帰至其所以然中之所以然者、又不言也、故噬嗑
節之所以成卦者、以剛柔分也、剛柔分独見於二卦、其所以
然者、莫得而知也、今姑因聖人之言求之、噬嗑剛柔分而成
震離、此以卦變言也、蓋自震之離、是為正東正南之位、春中
夏中、陰陽交換、其氣從是而平分焉、故剛柔分独言於自震
之離之卦也、節剛柔分而成兌坎、此亦以卦變言也、蓋自兌
之坎、是為正西正北之位、秋中冬中、陰陽代換、其氣從是而
平分焉、故剛柔分独言於自兌之坎之卦也、是以噬嗑言剛
柔分、而曰柔得中者、終於離用事也、節言剛柔分、而曰剛得

中者、終於坎用事也、凡此雖非卦爻之所主、實卦位之所主也、剛柔分獨見於二卦、豈偶然哉、

或問三男三女之卦、其往來相易者多矣、柔來文剛、分剛文柔何獨於賁而為文也、曰凡言文者、謂其燦然可見也、陽得陰而文明者唯離、陰得陽而光明者唯艮而已、離艮相合、所以為賁也、然旅亦艮離之合而不得為賁何也、曰凡離在下卦、則文明發於內而得位、此賁離所以元吉也、過上則失位矣、艮在上卦、則光明發於外而得位、此敦艮所以吉也、在下則失位矣、賁離來居下、艮往居上、剛自上而柔下、得文之正位故為賁、旅則離反居外、艮反居內、失其所屬、此文之旅者也、

故為旅、易之名卦、豈苟然哉、

或問三女之卦皆乾出、三男之卦皆坤出、然六十四卦、或言卦变、或不取卦变、或专主一体之变、其故何也、曰卦变雖同、聖人惟取其関於卦義卦位者、義位無取、則聖人不言矣、訟以中為吉、故曰剛來而得中也、隨剛來而下隨、故為隨、蠱剛上而柔下、故為蠱、噬嗑節言剛柔之平分、賁明剛柔之相文、無妄以剛為主、故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咸以男下女、故曰柔上而剛下、恒以夫統婦、故曰剛上而柔下、晋睽鼎以柔進故皆曰柔進而上行、蹇以中剛為主、故曰往得中也、解以一往一復為義、故曰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損取上益

而成艮、故曰損下益上、益取下益而成震、故曰損上益下、漸以巽為主、故曰進得位、歸妹以兌為主、故曰歸妹、而稱之曰天地不交、則万物不生、渙、散也、剛柔之義、主於相交、故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以上言卦變者凡十九卦、皆取其關於卦義卦位者也、猶之卦德卦象也、卦之德有關於卦義者、聖人言之、無關於卦義者不言也、雖夬損之類是也、卦之象有關於卦義者、聖人言之、無關於卦義者、亦不言也、此類尤多、不勝擧也、故卦變之取、猶是也

或問剝上九象傳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小人之不可用明矣、而曰終不可用何也、曰此承上文民所載而言也、凡易謂

柔為小人、亦謂柔爲民、為人上者、不可無民、故聖人唯欲安之厚之以遂其生、居人上者、不可有小人、故聖人欲裁之所之以消其勢、剝有五柔、以民言之、則是為君子之載、以小人言之、則足為君子之害、故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猶曰其載我者民也、而終不可用者、以其小人也、此聖人待陰柔之意也、

或問復六四曰中行獨復、程子以占不言吉、斷為大山之爻、朱子心、累祖其意、今不取是說何、也曰凡卦以時義為重、坎為剛暗之時、故雖九五在上、未底於吉、復為剛長之時、雖初九在下、已能无吉矣、時方尚復、六二以休復而吉、六三以頻復

而厲、六五以敦復而無悔、安有在復而凶者乎、若謂群陰極盛、微陽在下、不能有為、則上六迷復、當為大吉之占、不當言凶矣、六四所以不言吉者、特事未至于吉耳、豈可謂之凶耶、況彖辭朋來無咎則固已許之矣、特文不重出耳、凡彖不言吉者、象必言之、謙彖辭止言君子有終、九三則言君子有終吉、震彖辭止言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初九則言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是也、彖已言無咎、則象畧之、復六四是也、朱子引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謂於剝六三及此爻見之、其論固正、第不當混為一說、蓋剝與復、其時自各不同、剝之時、衆皆剝剛、惟六三獨知所應、不與衆合、所謂正其誼

不謀其利也復之時衆皆從剛六四處其間獨為有應而從之尤切猶所謂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者也雖其從善之心易地皆然論其文義所主則各有攸當矣

或問六十四卦大象唯以本卦二象対言之不雜它文独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也曰無妄本以動無邪妄為義天下有雷固無妄矣然當之有妄發之時唯雷行而物與者乃為無妄也先時而發為僣時則蟄者不能以遂啓非物之所與也後時未收為散時則啓者欲蟄非物之所與也唯發當其時而物皆與之者斯為無妄矣故曰先王以茂対時育萬物対時二字與物与二字正相應也先儒或謂天下雷行物與

與之以無妄、其文雖精、但非大象命辞之法、蓋雷在地中、則無妄之理、固賦之以始矣、不待天下雷行、然後與以無妄也、識如是、則氣先而理後矣、

或問無妄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朱子荅門人疑問曰、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今子之説以為非道妄得、似以二謂不耕而穫者、得毋多却而字之病耶、曰、経文自有例、第讀者弗深考爾、明夷上六曰不明晦、謂不明而遂晦也、豈以多却而字之病耶、且雖泰誓曰、逮今武王不耕而穫、蓋戰國時已有是説矣、坊記曰、子云、礼

之先帑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鄭康成注云言必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以坊記言之則謂不耕而穫語意明甚至若下文凶字今誤為則字亦甚明蓋今世所行易乃王輔嗣本也王乃費氏本也鄭康成本亦費氏而坊記實康成所注則東漢之末猶讀為凶至王輔嗣時而誤也以漢承誤故解者多失本意未免曲為之說此後世釋經所以為難好古之士深致恨於漢石經之亡者為此類歟

或問大畜六四童牛之牿諸說者多以施橫木於牛角今子乃以牿為牢六五豶豕之牙諸家止言牡豕攻去其勢為豶今子乃以牙為牙何也曰許氏說文釋告字曰從口從牛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故易曰僮牛之告至解牿字則云牛馬牢也周書曰今惟牿牛馬說者但見說文告字更不考牿字蓋緣說文解告字係大書解牿字係細注故忽畧失考然易文今作牿許人乃作告若曰僮牛之告則可言橫木今作牿則當從牢義書曰牿牛馬若謂施橫木於角則唯牛可施馬將安用書乃云牿牛馬何耶說文又云犢無角牛也牛尚未角木將安施又焉用告此尤可證然則許氏釋告字牿

字雖不誤而曰僮牛之告亦誤也豶豕去勢之豕豕既去勢

復虞於牙則陰躁之性不期而自止矣非謂豶牙不足以傷

人也若五曰豶豕之牙則四當曰童牛之角矣豈經文命辭

之法之意也書牿牛馬孔安國注云牢也鄭康成以牿為桎

梏之梏施梏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周礼疏載鄭司農荅

冷剛童牛之梏牛在手曰牿牛無手以前足當之今周易經

文從牛不從木自當以孔注及說文為証若以施木於角加

牿於牙二說対言則鄭說為優也

或問坎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何謂也曰諸

說或以為險難之時不假文飾唯事質素以進於君此知其

一、未知其二也。當坎之時、非六四所能濟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六四之非能大濟其險於九五者也。居正近君、能識其誠而已、能竭其誠而才不足、故曰樽酒簋貳用缶、不足之辭也。柔方陷、則其時五非無疑於四者、四雖欲自效於五、五未必受之也。約者、生於不信也。古者事神治民、皆有約、周官司約曰、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皆所以著信也。坎為通、牖者坎墻以通明者也。四能因主心通明之處而納約焉、則區區自效之急、可以自達於五而終無咎矣。以多難之時、處多懼之地、苟誠不能以向通、咎之叢也。

或問離為日、坎為月、日月者天地樞機、不可偏廢者、今大象言

明兩作、明出地、明入地、皆指日言之、而絕不及月何也、曰日月以明為德、凡言日月者、皆頌其明也、八卦之德、各有所主、而言明者、独属離而已、艮雖言光明、然非艮德之所主也、至人於畫離見卦有明兩作之象、於晉見卦有明出地之象、於明夷見卦有明入地中之象、故三卦之象、皆於日乎取之、若坎亦言月、是復以明歸之坎矣、八卦之德、不欲于雜而相侵矣、故坤雖動也剛、易稱其德則止言柔、艮雖時行則行、易稱其德、則唯言止、亦猶文王非無武而謂之文、武王非無文而謂之武、皆指其盛者而言也、曰那明日也、然離不直言日而泛言明、又何也、曰明雖非日、但離或言日、則坎不可廢月矣

謂之明明則專指離德之盛而日固在其中矣坎不言月此經文之微意本皆所當深思也大凡聖人立言氣象渾涵而法度森嚴觀者固不可失之鑿亦不可委之固夫子晚而好易至於韋編三絕竹簡三折漆字三滅其法精如此今學聖人之書者其可以易心處此哉

離當言日而言明此亦經文之微意

或問離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無咎此剛大也故取出征之象子乃以為六五征上九何也曰以出征為上九自征者其說譌初之似適及細推之則不可適者有四焉離上體迫於下體之炎故上三爻皆不得其安四突而焚五涕而嗟至上九則不特當下體之炎又當上體之炎其危如

此何得用之有而能有嘉無咎耶、況九三當下体之終、且有
日昃之凶、上九在上体之終、反有成功之喜、其不可通一也、
夫爻有対待、謂之征、則有征之之所矣、同人之伏戎、謙之征
伐、明夷之南狩、未有無対者也、謙上六、晋上九、勢窮於上、不
能及下、故曰征邑國、維用伐邑、以見所伐者、己之私邑、非自
此爻而征彼爻也、今以為上九出征、不知所征者、果何爻耶、
其不可通二也、凡経言首、皆指上爻也、比上六曰比之無首、
既済上六、未済上九、皆曰濡其首、明夷九三曰得其大首、謂
得上六之首也、今上九出征而自折其首、毋乃不可乎、其不
可通三也、凡経言用者、謂其用當如此也、非謂以此大而用

彼文也、說者以王用出征為用上九以出征經文無此例也曰公用亨于天子、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曰王用亨於西山、曰王用亨於帝吉、曰王用亨於岐山、此豈亦謂五用之耶其不可通四也、但以征伐為剛文之事、在離言之、則為若誠然者、蓋嘗思之、離之上卦、皆逓相廹者也、四廹於三、五廹於四、上廹於五、離火之勢然也、五固非剛、然據離体之全、進而居尊、文極生武、明極生威、則固有征伐之象矣、此其在外也、故稱出焉、以其居上也、故稱首焉、是以竊疑其為五征上也、參之以坎、似若可託、坎陰盛之卦也、然陽在陰中、至其末則陽將盛、故上六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者、陰伏之象也、離陰

離之卦也然陰在陽中至其末則陰將盛故上九曰有嘉折首者陽傷之象也繼於二卦之終蓋微寓消長之象意固深矣愚於此文雖不敢定為不易之論姑識所見然亦差優於它說也

或問咸恒二卦剛柔皆應傳獨於恒曰剛柔皆應何也曰咸感也言感則應固在其中矣恒但言雷風相與巽而動故又以剛柔皆應明之也它如泰否損益既濟未濟亦剛柔應傳或取其應或不取其應者各據卦義而言也

或問咸艮二卦獨取象於身何也曰取象不一或取諸身或取諸物不必拘也咸主於感感必以心艮主于止艮莫若於背

上九實當背之位故艮以上為主也

或問恒初六曰浚恒貞凶無攸利先儒以為求望之深子以為深入之深何也曰凡評丈德者當論質之剛柔與位之高下

巽巽也入也初六以德則為入以位則為下故浚者深入於下而已恒之為道柔宜從剛初宜應四四既動而不下初遂伏而不來深入長往以此為恒蓋過於恒而非相與之中道也若以初為深求於四則但以虛理言之殊無得於爻象之實蓋深入於下可以言浚深求乎上不可言浚也否則初為深求則相應之心既已切矣四焉得田而無獲耶

或問復臨泰皆言亨大壯夬不言亨者剛固已亨也姤遯否觀剝唯遯言亨否與剝固非亨矣姤觀尚不言亨遯乃言亨何也曰遯非亨也遯而亨也聖人不忍小人之禍欲君子者超而拯之當其位值其時賁蓋有不得而遯者苟其時之當遯

則遯者固為亨矣但聖人處遯文自有道遯四剛爻辭皆美其遯唯九五欲其嘉遯嘉遯者所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遯小人初至之鋒不縱小人已甚之毒陰防順拒嘉遯之義得矣曰遯曰應二義自不相防也

或問遯六二曰執之用黄牛之革牛柔象也子以為九五之事何也曰是亦善問矣然乾為馬坤亦言馬者亦取象於馬也取其牝馬也柔為牛剛亦言牛者非取象於牛也取其革也牝言柔革言剛革初九曰鞏用黄牛之革此亦謂剛也但曰鞏曰執則有賓主之異焉此象之所以殊也曰是則然矣於姤用金柅遯用黄牛之革其不同何也曰卦各有時時異則

用殊、用殊則象别、姤為一陰長、陰之勢未足以抗陽、此金柅之時也、遯為二陰長、陰已得位、陽稍弱矣、僅能為革而已、又革有不純乎剛之象焉、堅韌包固以防陰之継、故在姤為用金柅、在遯為用黄牛之革、此時義之所以大也、若夫三陰而否、盡據内卦、則雖剛中不足以止陰之進、而文亦不復言止矣、於此可見大易隨時之道、而於取象之序、尤灼著明也、

或問大壯六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説者或以九四為藩、而三觸之、然耶否耶、曰、藩所以限内外、九三限於内卦之極、故稱藩焉、至九四則已入上卦、據二柔界限之内、故文辭曰藩決不羸、若以四為藩、則藩決不羸、是以四決四也、其象例為不

通矣。大壯四剛二柔，爻義本自易曉，諸說紛紜，遂覺深晦。或以初九犯九四者，其說極為有礙。四剛同体，豈有初九反攻九四之理？自復至夬，凡剛長之卦，無此例也。或又以壯居太過，唯剛居陰位者為善，雖於象稍通，然亦一偏之論。蓋九四為大壯之主，宜壯者也。九三次之，可以漸進，未可直前。九二居中應五，可以守正，未可立敵，此爻之象自當別論。初九潛陽，最在下位，不可進而強進，故凶。蓋以剛居陽，其性使然，非謂大壯不可以剛居陽也。若九四則當任決藩壯輿之責，蓋惟恐其不壯，非謂其能以剛居陰，不極其壯也。

或問：晉初六、六三，諸說皆以為有應於九四、上九，子獨以為進

而從六五何也曰凡爻有以同位而相應者有以同德而相求者此當審其時義時用之所主何可一律齊也大畜上艮下乾為剛得用故初九二不應六四六五而志從上九此剛不應柔之明例也晉上离下坤為柔得用故初六三不應九四上九而志從六五六柔不應剛之明例也大畜六爻義極明整近世建安蔡氏說雖未瑩然大意已為得之予亦畧祖其意說於通彖矣晉六爻義亦明整考者或未詳也蓋晉下三爻皆為進者但初六最在下位抑於上之二柔故曰晉如摧如六二進而當位勢不至如初之摧矣但厺五尚遠猶有所隔未离乎愁也進至六三則接乎離矣為衆之首以

附乎五衆所信許而從焉者也在下曰推在中曰愁在上衆允三柔爻之序可謂明也已矣三柔順附而六五接之故曰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失得勿恤者置二剛於失得之外也往吉無不利者往而接下三柔也九四進而無依故曰晉如鼫鼠貞厲上九進而已窮故曰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二爻皆無相應之象尚爲得以應言耶說者但見六三小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遂誤認志上行爲應上九不思六五在上故六三有得志之文上九孤立在本文無得應之象人自有楚之甚而求其主者焉其主之隣則其人之姻之家也不知者以爲從姻也而不知其從主也此則三五之喻也

初六則遠於六五者也故本文畧無應上之辭說者亦不得而強通矣況允曰衆允謂三柔皆有從五之志而三居其先故進而衆允也若三自應上九何関於衆而衆允之耶其義尤為明白也朱子嘗以推如愁如爲中少有此字疑此爻必有此象但今不可曉耳予因朱子之言而精思之蓋推者抑於下也初六在下之象也愁者鬱於中也六二在中之象也以見聖人投象命辭之精如此此易所以未易輕議也愚又因是而推之朱子嘗問西山蔡氏謂康節邵子之数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朱子以為不然愚謂聖人神明所照初無假於研窮推測之力徹始徹終無大無細自一而

兩自兩而四自四而八以至兆會運世之無窮聖人固無不燭也譬猶元氣之運包舉無垠萬古一息萬化一噓若不屑屑於小且細者及至蔟為草木之華千葩萬葉至纖至巧又若幾於造物者用意而為之夫大無不包細無不舉者此造化所以為造化與聖人之窮造化亦猶是也聖人者豈務窮然求以形容六畫之情狀哉特理明而象徹象徹而字順六十四卦之繫彖三百八十四爻之繫象一字一畫乃其理數之不然雖聖人亦自不知其然也於乎至哉

或問家人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說者多以嘻嘻為笑樂之聲或以為悲嘆之聲二說孰長曰以嘻嘻為

咲嗃者於爻辭大義似為小過蓋謂嗃嗃嚴察雖悔厲而吉若婦子嘻嘻咲嗃無節則終吝矣但九三剛極明過初無咲嗃之象建安蔡氏以為介在兩柔之閒故有此象不思家人六爻義極嚴整六四正應初九在三九之上九三但為內卦之長其所臨者下二爻耳若謂其兼上下兩柔而並有之是乃失道之甚者不待嘻嘻咲嗃而後為失矣按釋文嘻嗟嘆也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詩曰噫嘻記曰嘻其甚也皆嚴嘆之聲也未嘗以嘻為樂也凡爻辭始厲中吉終吝自有此例晉上九厲吉無咎貞吝是也治家之道嚴察可也嚴察之過至婦子愁嘆不得其安則不祥莫大焉故自我之嗃

、者言六則始雖悔厲而吉、自彼之嘻嘻者言之則終至傷恩而吝、悔厲其始也、吝其中也、然而不免於吝者、又其終也、

或問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諸家多以為勿憂、子既辯之萃例矣、今謂九五勿恤而勿顧、六四之辭似無此意、柰何、曰凡言勿恤者五卦、言勿恤者一、俱、未嘗無所指也、泰九三勿恤其孚者、勿恤六四也、晉六五勿恤往無咎者、勿恤四上也、夬九二莫夜有戎勿恤者、勿恤上六也、萃初六勿恤往無咎者、勿恤六二也、升用見大人勿恤者、謂六五宜見九二、勿恤、四上也、義皆有主、何独家人九五独無所指乎、使勿恤二字不関文義、則聖人自可止曰王假有家吉足矣、何必為

是贊辭使義無所歸宿也耶此爻所指甚明焉復深惟其義自見蓋六四雖正應初九而九五則其比也以爻之定分言之遠而應者固不為無情以柔之私心言之近而比者亦未能忘情也故聖人於初九戒之曰閑有家悔亡閑者欲防六四之比乎外也於九五則又戒之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言九五當正應六二以其宜室不可私顧六四以分其情也二爻象正相關聖人蓋有微辭焉讀者第弗深考爾大凡讀易之法初如行大黑闇中當凝神注視却立勿動久之則大黑闇中若有隙光炯然而發者漸漸辨色始可移足又久之則阡陌縱橫始可問津勿謂其不可曉而不可求亦勿謂一見便

決、以聖人之意為止於此也此乃愚陋平昔用工身歷而知之者、甚非玩易之捷徑第中人以下分當如此讀經爾、

或問睽三六皆言見舊說以為離目、故有見象是則然矣然初九亦曰見惡人何也曰六三見輿曳上九見豕負塗為所見之見、初九見惡人乃往見之見、二義不同睽有二見、三遇見生于疑信因於遇也大率睽事之初人情方疑若急于求合、則愈不合矣、初之見四、待其既復而後見、四遠遇之此初四之睽所以合也、二之遇五、蓋二有相求之情、五有欲往之意、適然而遇於巷、此二五之睽所以合也三澤之動、上疾之亢、成睽最深、故不待其極而後合、其遇非復如二四之易必暢

為兩而始諧也、合睽為同之道、其可追哉、然諸爻但言無咎、唯上九為吉者、正緣害不甚、則利不著、孤不極、則比不深、而窮相遇、然後婚媾之真情見矣、易以初上明本末之義、睽盡上而吉、理固然也、

或問蹇解為反對之卦、蹇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解曰利西南、西南坤方、東北艮方、蹇彖傳曰、利西南、往得中也、於卦爻為乾交坤中而為坎、解彖傳曰、利西南、往得衆也、於卦爻為乾得坤衆而為震、其說是矣、然艮亦乾交坤也、獨不謂之西南、而謂之東北、何也、借曰東北為艮正位、然蹇之坎為西南、及解則震為西南、坎不復為西南、又何也、曰二卦西南之說、最為

雖通先儒仍據各卦而言、在蹇則以西南屬坎、在解則以西南屬震、終不思坎在蹇既為西南、在解獨不為西南、何故矛盾如此、予益深惑之矣、嘗試推之、犧文卦圖無不以南為上北為下、則六畫之位、固當南上而北下矣、上為南而坤當西南、下為北而艮當東北、蹇坎上艮下、則利西南當為坎、不利東北當為艮矣、解震上坎下、則利西南當為震而坎不可言西南矣、然上可謂之南、今而兼言西南者、取其為坤之爻也、下可謂之北、今而兼言東北者、取其為艮之方也、解無艮則止可言西南、不可言東北矣、兼言西南者、以卦爻取也、兼言東北者、以卦位取也、如明夷升皆以坤在上而取南狩南征

之象、其寔前進於上、故謂之南、經未嘗於下卦稱南、亦一證也、

或問解九二曰田獲三狐、說者多矣、或以狐為初三上、或以為初三五、或以為卽坎三爻也、三說孰長、曰狐者穴處潛伏之獸、坎之象也、上六居上、不可謂狐、九二在下、安得遠獲、則指初三上為三狐者、其說似未甚適、初與三皆二之所比、五者二之所應、亦略可以命合矣、然五君也、其卦震也、安得為狐、春秋傳晉秦韓原之戰、秦人占之、其辭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雄狐、必其君也、謂狐為君、乃敵國相謂之辭、非二所得施於五也、則指初三五為三狐者、亦未為適、其謂

三狐即坎三爻者、因免前二說之病、但二自田之、又自獲焉、天下無是事也、故余疑當以六三為狐、蓋槩而言之、則狐者坎也、細而分之、則初承二而應四、非二之所討也、三乘二而悍暴、則狐者三也、然六三一爻、而謂之三狐者、蓋狐者六三之得象、三者六三之得數也、竊意如此、更思之、

或問解上六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說者多指為六三、六三坎体、似非隼象奈何、曰巽為鷄、取其不能飛而下伏者為雉、取其文明而上騰、坎之為隼、疑若不類、然取象不一、或取諸性、或取諸畫、離乾卦也、而為鶩為鷩者、取其畫也、坎、水卦也、而為隼者、取其畫也、何以知其為取諸畫也、曰以小過知之、

小過☳☶以內實外虛而取飛鳥之象☳☶小過之肖也則其為卑也似矣

或問三剛三柔之卦其相為損益者多矣何獨於損益而得名也苟艮上兌下可以名損則兌上艮下亦可以名益矣而乃謂之咸巽上震下可以名益則震上巽下亦可以名損矣而乃謂之恒何也曰損益咸卦之義予於通義之一略發其端矣夫謂損益皆主內卦而言者建安蔡氏說也謂損益為陰損物陽益物而得名者臨川王氏說也然蔡氏但得其一端王氏又得其一端而未盡故其說可通於本卦不可通於它卦是以讀者不能無疑蓋損以兌下艮上為損下之剛兌乾成

兌而名損是矣、然咸雖艮剛在下、但艮為剛之消、卦雖屬陽、而時不為益、故艮下兌上止可為咸、不可為益也、益以震下巽上為益下之柔、交坤成震而名益、是矣、然恒雖巽柔在下、但巽為柔之長、卦雖屬陰、而時不為損、故巽下震上止可為恒、不可為損也、艮兌通為消之時、而兌在下者、又陰在內而消物也、故取義於損、巽震通為長之時、而震在下者、又陽在內而長物也、故取義於益、上下者損益之所以成体、消長者、損益之所以致用、易之名卦、非極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或問損益以卦象名卦之義、曰損益皆以卦交名卦、損下卦上

畫之剛、益上卦上畫之柔、故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上卦初畫之剛、益下卦初畫之柔、故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傳之釋經、可謂明甚、後儒務為包羅、以來加於夫子之外、見損以下兌上艮成卦、遂為損澤之深、益山之高、不思損乾之上畫益坤之上畫、始成兌艮、非謂損兌以益艮也、且謂移澤益山殊不体物勢、有山頹而就澤、爲得澤損而增山、故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山指澤湮、損之象也、卦言下升而益上、象言上頹而損下、二義不同、其例則如此、履之卦與象、今爲得合、為一以為名卦之義耶、夫子釋卦、或主卦德、或主卦体、或主卦爻、或主卦象、或可兼取、則兼取之、各隨其義也、若損則唯取

卦爻不取卦象傳無是說卦無是又焉得而私增之如益之象為風雷益物其義固與卦合但卦取損上益下為义故不復及風雷得其精則不及其蘊矣

或問損君子以懲忿窒欲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于時以卦畫粹之其義則畧而不言何也曰非敢畧也凡易之義玩辞而得之者淺玩畫而得之者深而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於卦畫之義尤為深切著明乎愼言之而淺不若畫之而深故不欲復贅其說善觀者自可以意之不待注脚矣蓋忿之起也其勢至大二柔之象也然忿雖甚大而有特乎發懲則止矣一剛遏之於上懲也欲之流也其隙至微一柔之象也

然欵雜甚微而無時不萌窒之害道、非体貼細諟不可、二剛防之於下窒也、蓋屬陽、陽主進、二剛進而著乎上、見善之象也、一柔在下、入而從之、迁也、過屬陰、陰主退、二柔乃升而踰乎中、有過之象也、一剛在下、奮而擊之、改也、於此見聖人覗象、旁天下之至精、其窩欵極天下之至切、独恨鄙闇不能触類而長是、則可慨尓、

或問損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諸說皆以三人為乾父子、何以知其為坤也、曰予所以知此三人者、以其一人者而知之也、所以知此一人者、以其友而知之也、以六三得上九、則曰得友、以上九得六三、則曰得臣、友謂上九、

則此一人者之為六三明矣此一人者為六三則此三人者之為坤文明矣

或問益六三曰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何謂也曰按周官六瑞之制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子男不得用圭者以未成國也如此則卿大夫固無用圭之制或諸侯使覲聘於天子及隣國則執秦居之圭璋以往之非其自有也今曰告公用圭則寔有不可考者豈告公用圭之禮或者出於殷制而周改之耶先儒謂殷人簡質至周始立等次也當闕疑以俟洽聞　績案莊子楚昭王延屠羊説以三旌之位司馬彪本作三珪云謂諸侯

之三卿皆執珪也

或問益九五曰有孚恵心勿問元吉諸家皆以爲不問而元吉可知子独以勿問爲委之初九而不問何也曰文言元吉者多矣若謂益九爲勿問而元吉可知則凡他卦稱元吉者亦待問而後知耶其不通如此子何不求之思也益九五初九本同乾体初自上来奮其陽德以躬益下之責五之所任者也五不自爲而任初爲之存其実心以爲益生則得居人之道矣損上益下唯民是視不可討其損而有所問也故初九得以成其大作之功者九五勿問之力也有孚恵心勿問婦是故元吉豈謂勿問其元吉哉傳釋之曰有孚恵心勿問之

矣天下唯寔有恵民之心者始能不計益下之費使此心微有不寔則雖散財發粟無一少吝但察其所安必終有計慮靳惜之意縱能不靳未必能不問也故有孚惠心則勿問之矣傳辭明白如此心猶有慊焉然不適夫子之義欲適大王之義者無是理也

或問夬九三曰壯於頄有凶諸家多謂剛壯見於面為勇之過子以為三與應正勇不由內不能有為厲色而已何也曰大壯為剛壯之卦夬亦言壯者以継大壯之後也大壯柔猶居尊夬則但餘一柔故大壯初九曰壯于趾征凶至夬初九曰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有咎而已不復言凶矣大壯九三

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尚不吉咎豈有夫九三之壯而反凶者故忌以為壯頄有凶乃不能用壯之罪非謂其過於壯也使九三果勇於決柔則壯頄有凶既為剛果之過下文不應復言君子夬夬終無咎也壯頄則有凶夬夬則無咎養虎貽晰也臨川王氏曰頄者休之無能為者也此說是也而謂其不能潛德待時則非也時至於夬又復待焉則將何時而可也耶蓋壯趾者對前進有為之象壯頄則徒示有為之貌實無必為之心身為君子不純乎其為君子此其所以凶也若謂遇則致患凶自外來則下文當如九二之有戎不當言遇雨者濡矣濡雨者陰欲和於陽之象也侃則濕焉應則和焉以

上六施於二與三者觀之則二丈之情僞可知矣三蓋剛德而雜於私意故小人得以私求之夫使小人得以私於我則我必有以致之矣尚何說哉

或問姤一柔初長九五體乾爲剛之主所宜閑而遏絕之丈辭乃取含章之象何也曰卦各有時在姤之時遏者當之柔生於初繫之金柅此九二之責也若遯則柔長至二執之用黃牛之革當爲九五之責而九三不能爲役矣蓋主下卦之用者在二主上卦之用者在五故也姤九五視初六最遠非用九二不足以遏初六之進非含晦章美能不自用不足以盡九二之才履姤之道莫善于此非置而不爲也人主遏天

下事豈必身親為之而後為功哉、

或問萃渙王假有廟、與家人王假有家之義曰此言有者、謂其不徒有也、猶唐人云西平有子、非謂其有子、謂其有賢子也、王者之至於有廟、豈以柱楹桷之崇、脩脂稱之次而謂之有哉、必也交焉而精神聚、享焉而神人洽、始可以言有廟也、至於有家、豈以盛翟褕之儀、列嬪婦之奉、而謂之有哉、必也佐乾元而成功、听雞鳴而相儆、始可以言有家也、故萃渙家人之言有、皆嘉之也、

或問困九二曰朱紱方來、九五曰困於赤紱、程子以朱紱為王者之服、赤紱為臣下之服、諸家多同、朱子語録謂詩云朱芾

斯皇乃指方叔、疑臣下亦朱也、其詳柰何、曰按詩註朱芾黃
朱芾也、正義引斯於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
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芾、則謂之赤芾耳、禮記玉藻曰、一
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正義亦引毛詩
傳云、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則大夫赤紱色又淺耳、余案
周礼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則赤紱
者、卿大夫之服也、玉藻上文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韠即
韍也、祭服謂之韠者、尊之而异其名耳、曰君朱者、蓋天子諸
侯之通稱也、何以知君之為通稱、也曰以下文知之、曰天子
直公卿前後方大夫前後挫士前後正叙韠之制則別天子

公侯大夫士而言之叙韠之色則但以居大夫士言之則知居為天子公侯之通稱明矣故悉以朱紱者天子公侯之服也然方叔卿士亦朱紱者周制諸侯入則為王卿士王之卿士與諸侯等耳天子純朱故名朱紱諸侯黄朱亦名朱紱也困以朱紱赤紱对言則朱紱指五赤紱指二周無可疑但程子以朱紱為王者之服不知諸侯之紱亦朱也建安蔡氏以赤紱為諸侯之服不知卿大夫之紱亦未嘗不赤也要之朱赤一也但以色之淺深別分之尊卑耳

或問鼎元吉亨先儒因彖傳止釋元亨遂以吉字為羨文其說何如曰彖辭惟大有言元亨鼎言元吉亨比之諸彖最為簡

矣大有柔濡尊位而五剛應之剛健文明此大亨之卦也鼎
繼革命之後大器已定命位方協明主履奚下應剛德此大
吉而亨之卦也卦既不同則繫彖亦異雖三百八十四爻之
彖辭尚無一同者豈有六十四卦之彖而反同也耶聖人繫
易猶造物賦形者如印印泥則不名為易矣苟謂傳不及釋
遂指為羨文則井彖辭無喪無得往來井井傳亦未嘗申言
也亦委之羨文可乎凡六經訛缺非大不得已不當有所改
正將啓後世舞文僭上之心此亦不可不謹也曰是則然矣
然歷觀彖辭無不指事而言不指事者亦必曰利貞曰無咎
獨大有止言元亨鼎止言元吉亨若皆無所事者何也曰大

有爲皆守成之卦、守成則因前王已成之業、不待作爲而自治也、故大有但言其德剛健而文明、咸但言與而耳目聰明、能如是而天下已得矣、尚何爲哉、吾嘗謂大有咸、前王已治後王無所作爲之卦也、蠱渙前王不治、後王不可不爲之卦也、

或問震上六曰婚媾有言、何以知其爲九四、九四不近媾六五、乃遠媾上六、何也、曰先儒論八純卦皆無應、上六婚媾固以同体取之明矣、卦唯二剛、初九在遠而居正、九四在近而不正、則四與上媾、抑又明矣、然而不遂求六五者、大抵震之爲也、初厲終和、九四陷二柔之間、震而遂泥、不純乎其爲震者

也然施之六五猶未盡喪其震也故震往來厲至於上六則震之德衰而情動矣是以為婚媾也求之未得至於有言夫子謂慾焉得剛其九四之謂歟

或問先儒論艮其背不獲其身為止而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行而止旁推曲演使人讀之恍漾深廣几不可以辭說窮者今子乃以背為上九身為下五爻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為上下皆止而不應不比其說素可曰自有易以來解此者多矣文王孔子之旨卒不白於後世可嘆也已聖人立言本自簡易明白愚嘗謂義理所在以平夷而得之者天也崎嶇而得之者人也非經意也朱子嘗言近看易見得聖人本

無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乱説妄意增藏硬要作一説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觧易、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使得、今人觧易、乃去添他實字、却是借它做已意説了、又恐或者一説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為一説以護吝之、説千千説萬、與易全不相干、又云伊川先生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他説、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説得深、只是輕輕地説過、是酷似斯語、通義之作、雖不能盡循朱子之迹、深欽守尽朱子之意、如艮六爻初為趾、二為腓、三為夤、四為心、五為輔、上居輔後為背、餘爻皆不言吉、唯上九言敦艮之吉、以厚終也、所謂艮其止、止其所也、背與身相背、上

九雖爲艮主、然靜處於上、不與下接、又內外皆止、各爻相敵而不相與、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彖傳所釋、初無止而止、行而止之意、其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者乃廣艮義而言之、初不以此卦配辭之下也、蓋艮其背一句自謂一節、謂止其所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又謂一節、謂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傳文甚明、今以艮其背不獲其身爲一節行其庭不見其人爲一節、亦非經旨、朱子嘗論乾元亨利貞云、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未卜筮者言、豈不糊塗了它、今謂止而止、行而止、雖學者與後、尚未深解、若筮者得之、何以異於乾四德之糊塗也

耶

或問漸歸妹之義曰咸恒明夫婦之道及少男配少女長男配長女也漸歸妹明嫁女之義乃少男嫁長女長男嫁少女也故咸言取女吉至漸則更其文曰女歸吉歸妹則又以妹言之所以別其為兄弟也說者失考乃以漸為長女從少男歸妹為少女從長男几于瀆亂天倫若此不可以訓也漸女歸之義不明故歸妹乘剛之義之晦夫漸有六四乘九三亦柔乘剛也而傳不言於漸獨言於歸妹者何也蓋漸坤之上爻交於乾之下爻而為巽故六四之歸者歸九五也以柔乘剛其理順此漸所以吉也歸妹坤之下爻交于乾之上爻而為

兌故六三之歸者歸九二也以柔乘剛其理逆此歸妹所以凶也來承之義但據巽兌言之故漸順而歸妹逆也說者乃謂歸妹位不當也為自二至五位皆不當柔乘剛也為三乘二五乘四不思歸妹以六三為成卦之主卦之得名與彖之取義皆於三乎求之故曰歸妹征凶无攸利又曰所歸妹也謂少女也六十四卦之名義無如歸妹所釋之彰且確也歸妹與漸為反对二卦之義正宜對玩漸曰其位剛得中也者主九五而言也歸妹曰无攸利柔乘剛也者主九二而言也六四歸外故指九五六三歸內故指九二傳文所指蓋亦明矣得夫子之義則通文王之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

或問豐卦名義曰彖傳於豐旅渙節四卦名義皆畧而不言旅不言其所以旅渙不言其所以渙豐僅曰明以動故豐節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故梓者竟未能的明聖人之意是於旅渙節三卦名義粗已得之惟明動故豐之說絕所未解後讀序卦忽豁然省悟序卦曰得其所歸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自古豐大之時內則典章文物昭設可觀外則戎功武畧動輒如意中國充盛四夷賓服居臣上下自恃以為豐爲者也不知好極盛者未有不隱務極大者未有不危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豐一變而為旅離之大明內限於艮遂散而趨外夫其

居矣在內為得其所歸在外為失其所居也自古國家內治已張外侮好釁侈然有無涯之心者必有分裂流離之禍繫其後是以豊之彖傳象其辭皆危窮大失居之訓實萬代之金鏡也此說蓋通義已成至巳卯冬後復得之人心有槩經意無窮故特識之庶凡同志者之有考焉

或問旅止而麗乎明此卦德也似與卦名義若不相關者其說奈何曰凡傳言明言文明者皆謂離之德通上下而言也同人之文明以健噬嗑之動而明是也言麗乎明麗乎大明者皆兼指離之德位唯六五得當之晉順而麗乎大明睽說而麗乎明是也苟離在下卦則不言麗乎明矣但晉六五為離

得用故火之而曰大明睽南旅六五離得用而不得勝故止曰明而已旅羇旅也止而麗乎明所謂保偏方以係人望離明之照天下所闕不可以旅而褻也晋元帝之建業宋高宗之錢塘是已時義之大所以極言於旅者是可不深惟其故哉

或問兌九四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程子以為疾惡之疾子以為疾病之疾二説孰長曰經文自有例先儒偶失考爾無妄九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損六四曰損其疾使遄有喜以疾對喜皆病除而喜幸之辭也或疾不除則不言喜豫六五貞疾遯九三係遯有疾厲鼎九二我仇有疾是也

或問渙名義諸家多以風行水上為卦之所以得名今子不是之取何也曰卦名義以大象取者凡八卦夫子於彖傳皆明言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否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晉曰明出地上明夷曰明入地中明夷睽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井曰巽乎水而上水井革曰水火相息鼎曰以木巽火然渙不明言名卦之義故釋者皆以風行水上言之愚非不知風水象渙其說差為易曉但彖傳不言故不可與泰否晉明夷睽井革鼎例論矣曰大象之旨柰何曰風行水上但取遊而不留之意蓋風行於山于地其勢或礙而不通或留而相激不足以極渙散之勢唯行於水則無復留滯蓋巽之

渙非坎之渙也若曰以風渙水則失命彖之旨矣彖蒙噬嗑恒彖傳雖及卦象但名卦之義不專取此故不得與泰否諸卦同也

或問節以兌坎成卦坎何以能節兌何以不能節曰人情履險則戒戒則知節履說則縱縱多失節是則然矣敢問初九九二亦同兌體何以能節也曰初九不出戶庭九二不出門庭不出者謂不與六三接也非謂其能節也如隨初九出門交有功謂出與六二接也故爻於初二皆不言節於三猶言不接節至上三爻始以節言之四得位曰安節五得中曰甘節上過中曰苦節爻之序可謂明也已矣

或問遯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過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時行之義奈何曰遯小過所謂時非其時者也激則速禍狥則失身消息盈虛权與二者之間可也遯爲柔長剛消之時君子待小人之道不可遽絕之以甚其毒隨時施宜因其未應善制而潛消之未爲失也小過爲柔盛剛陷之時柔之陷剛其勢雖成聖人於此猶望其回心革面庶几改過者故戒以利貞而不忍絕之也天下雖有難爲之時聖人無不欲隨時而救之使其易危以爲安定邪以趨正易之義也熙寧新法初行賢者多欲投劾而歸何益邵子此言可謂得大易時行之義矣

或問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說者以為九五和之子何所見而歸之初九也曰易者明分之書也自上下之分言之則五居而二臣自小大之分而言之則剛貴而柔賤或柔君居位剛居臣位則以夫婦祖妣別之未有二謂五為子者也若五謂二為子則有之矣蒙九二子克家是也二謂五為母之有之矣晉六二受茲介福於其王母是也中孚二五皆剛豈有九二反為父九五反為子之理耶若以初九為子正合蠱初六隨初九漸初六之例蓋經中多以初爻為子也中孚二五無應故九二孚於初九九五孚於六四說者既誤以其子和之為九五遂謂九五有孚攣如為攣於九二不思同

体曰孚巽体曰交此凡例之不可易者也又言有孚挛如者

二小畜九五是也小畜四五同体相挛与中孚皆為巽卦柔

巽剛而剛挛之故孚之深者莫巽若也文之凡例若此覽者

可以洞然矣

周易或問卷二

周易或問卷三

或問子於繫辭傳蕪取朱子蔡氏之說以倣朱子論孟集註之遺意是則然矣於六十四卦何不皆然獨繫辭傳為然何也

曰夫理乃天地間公共之理非我所得私或已未能見幸有一人先見之着而為書油然有當於吾心吾但知說而從之豈有人我之間哉何况玩繹之久淪浹之熟實無異於我心之所流出者但形軀差別耳此繫辭傳所以蕪取二家也若夫朱子註六十四卦質而不塞簡而不晦分別卦位卦德卦象卦变條項各有歸宿此固甚善但其主意謂不可以夫子之說便為文王之說殊此未安又於各爻之蘊未及深考此

其所以難盡從也蔡氏亦間有佳處愚於二家之所長者初未嘗立異但綱領大旨各自有見不容強合非我也理也使後世幸而後有朱子者出又幸而吾之書得傳於後焉知其觀之不油然有當亦如吾之於朱子繫辭之說哉

或問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先儒皆以精氣為物屬神游魂為變屬鬼今通義似皆指為游魂之鬼神何也曰橫渠張子以至而信為神死而歸為鬼其義固精但易凡言鬼神皆指函者隱言之未嘗指神為人也如曰與鬼神合其吉凶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曰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以人對鬼神則人自是物神自是變隱顯殊塗幽明異域安

淂指人為神耶如記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亦非謂鬼與人之德盛也大凡釋經唯當遵守聖人之意不當攙入諸子之意若論鬼神字義則神固信而鬼固屈但其所以屈信者初亦不外乎游魂之所為也

或問安土敦乎仁之義曰先儒以安土為隨土皆安蓋因語有小人懷土之戒故以安土為疑而以隨土皆安釋之也隨土皆安稍稍知義分者能之此何足以語聖人之盛德大傳此章蓋指作易聖人盡性之事隨土皆安淺之為言矣大率古先聖守樸養素務因其土俗之宜深不欲風氣之散大約而質在意真而道存淳而亓敦篤於仁唯恐傷之是以情不閑

而欲不廣財不暴而物不殄能行其所以愛焉邵子皇極經世所謂三皇之法無殺是也後世土益變文益備事益繁於是天地之間得全其生植者鮮矣安土敦仁唯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欽聖人得當之豈隨土而安足以語此耶嗚呼聖人不作天下獘獘焉以萬物為事殆至今日非但質不可見文亦無復存矣孰能變獘以為文又返文以為樸使生民復見安土敦仁之治乎

或問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太極圖說復曰無極而太極何也曰無極乃未混合之時不可形容故曰無極也太極乃混合而未分之時兩儀乃混合中漸有分判之時四象

則分判而生天生地之時其實一理但說有詳畧耳朱子與陸子靜極力爭辯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不可分別談者或謂果如朱子之論則周子但止曰太極是矣何必以無極加太極之上為是重複也朱子註太極圖說其釋無極而太極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實造化之樞紐第可形容天地已判後之太極而非未判之太極也已判之極可以樞紐言未判之極不可以樞紐言也識者試精思之品彙之根柢也可謂工於修辭矣然造樞紐

或問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其詳奈何曰鄭玄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後王易之以布帛春秋正

義曰芳以布帛自黃帝始也杜佑通典曰衣玄而裳黃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色始為文章以表貴賤而天下理竊意衣裳之制始自黃帝至堯舜而加文也

或問乾四德之義曰朱子答門人一章詳矣今備錄于此自元者善之長也以下四句言天道之自然也君子体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言人道之當然也元乃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乃嘉之會嘉美也會猶聚也嘉會者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方發生萬物未大故齊至於夏然後洪纖小大各各暢茂無一不美其在人則禮儀三百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一齊合則所謂

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夏、於人為禮、周子通書則謂之中也、利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体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字、極有力、体仁者、以仁為体、猶言骨子、皆仁也、仁皆從我而發、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當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厚薄親疎尊卑大小相接之禮、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

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適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所以為義之和也。貞固足以幹事者，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罔，所以能立事也。無是非之心，非智也。知得是是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智。周子則謂之正也。

或問乾九三修辭立其誠，言說如何。曰：程子以擇言為修辭，已為近之。朱子以無一言之不實為修辭，是實其辭，非修其辭也。唯大程子以修辭為非禮勿言，最為明白。蓋非禮勿言，正是修治其辭之謂，若但曰實之而已，正恐應事接物，雖先自

欺之病或發之而不中節合則則亦未得為善修其辭者自欺固足以喪吾誠不中節合則亦足以病吾誠蓋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自欺固妄也不中節合則亦妄也唯非禮勿言則二者之意俱已得之大抵人能持非禮勿言之戒則念念修省所謂實其言之意固已在其中矣修業即進德之實事修辭即修業之節目最先而最切也

或問乾九五先天後天之義曰朱子本義曰先天勿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集中答張宣公書曰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實先後之意思卻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晬啄同時也愚按

朱子此說最精而意未純故通義雖祖朱子之說而不能盡遵之也蓋左右參贊賓先後之與啐啄同時之喻二義各自不同左右參贊止於有心是聖人成能之事先天後天乃從心所欲自與道契乃聖人與天為一之事所謂啐啄同時也先天後天不差毫髮如本義之云必待知其如是然後奉而行之不幾於贅乎此章朱子已自的見經意但修辭未瑩學者所宜參考也

或問先天後天皆起於震然先天震在北後天震在東其說奈何曰陽一陰二凡數必起於一故震居最先此先天後天所以皆起於震也但先天八卦始於冬至其時陽生於子而未

出於寅是有氣之始也故震起北方子中自子歷亥而運一周前長後消今曆家五子元之法蓋本乎此而施之於十二時者也後天八卦始於立春其時暢自子積而出於寅是有形之始也故震起東方寅初自寅至丑而運一周前生後成今曆家五寅元之法蓋本乎此而施之於十二月者也起於子中者不可見肇在氣始故曰先天起於寅初者可見肇在形始故曰後天非以犧文定先後也先天後天本相經緯子元寅元互為機軸此雖先儒所未發愚以理測之知其如是灼灼也曰氣與形果如是其判乎曰有氣而後有形大而萬古之運小而一日之運皆如是也今姑以一日明之日有十

二時夜半子時是為冬至此一日之所繇以始者也然大明不出於子而出於寅卯辰之間在子無形至寅以後而有形在於晦明可驗也王者以寅為歲首豈特人事當然哉天道固已然矣

或問管輅嘗云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元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輅嘗設是難而本傳不載其釋之之說其義云何曰八卦之義不可以一端取伏犧八卦蓋列兩儀流出之序圖左皆屬陽而極於乾圖右皆屬陰而究於坤乾南坤北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皆此也文王

八卦蓋列五行流轉之序、東木南火西金北水中土、乾位西北、西以純剛而為金、坤位西南、西以純柔而為土、乾坤之道固大、但配之五行、則其位當如是也、何可一端取乎、一說乾知坤作、陽生於子、故乾位成亥、在子之前、所謂乾知大始也、陰成於酉、故坤位未申、在酉之前、所謂坤作成物也、亦通、坤艮皆為土、土位居中、故坤位四陰卦之中、艮位四陽卦之中也

或問序卦、建安蔡氏以為辭旨明易、更不注釋、自今觀之、則似有難通者、其說奈何、曰愚自幼讀易、每至序卦、求以明其易待之、不接深思也、中年玩繹既久、疑義奧旨、如盤根錯節、不可措手、間得一二、則皆精深微密、乃知聖人之言未易測度

上下篇之次、先後聯絡、蓋不勝其難通也、以為明且易而不復釋者、抉何容易、耶、如有適物者、必濟有事而後可大緩必有所失有其信者必行之以上數條若但以文義推之固見其為明且易、如欲深惟其義、則實有未易通者、豈可忽哉、今如釋其可通者、其所未詳、則明注於下、以俟明者焉、

或問上篇下篇之序、曰此卦運也、卦運之說奈何、曰易事体大用宏、誠有未易測窺者、大率聖人以理誨人、不以數語人、故卦運之妙、秘而不泄、然世特無深於數者耳、先後之所以相仍、消息之所以相乘、誠能深惟其故、愚意其聯屬貫串、如春之必繼以夏、秋之必續以冬、其意謂乃有甚於文義之可玩

可樂可驚可喜者矣今姑以迹言之皇降而帝帝降而王春
秋之後為戰國戰國之後為秦秦亡而漢漢裂而三國三國
合而為晉晉変而夷夏襍宋齊梁陳旅於南漢趙燕秦魏閏
於北隋併之不五十年而唐唐得幾三百年而五代自常情
觀之唯見其成敗倚伏不可測而已自聖人觀之理以約数
數以定事理有必至數有固然意其所不能預知者特漢劉
唐李之名尔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聖而不
可知之謂神謂聖而不可知者常人之誦聖人也若其所以
為聖而不可知者正謂聖人之無乎不知也古稱神禹
皆此意也六十四卦之序首乾坤次咸恒中泰否次損益終

坎離次既濟未濟、今姑撮其大綱、至於先後消息之所以然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或問、邵子稱孟子不言易、以為深於易、其迹可得言否、曰、易者時也、震之初爻、在屯則利居貞、在小過則勿用永貞、艮之上爻、在蠱則高尚不事、在頤則利涉大川、巽九二巽在床下、則吉、上九巽在床下、則凶、節初九不出戶庭、而無咎、九二不出門庭、而凶、莫非時也、邵子曰、雖行乎德、若違乎時、亦或凶矣、堯舜之揖讓、此聖人事也、湯武之征伐、亦聖人事也、然使違乎時、則與燕噲禪國、陳恒代齊、曾無以異、譬諸造化、其燠然溫者、仁氣也、肅然涼者、義氣也、仁與義、非不美也、然使當秋

而燠、不可謂仁、當春而肅、不可謂義、故德不當時、謂之悖德、可也、聖人者亦時而已、七篇之作、明仁義以救人心、勸齊梁以行王道、皆時也、至稱夫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以為聖之時、嗚呼、若此言者、可謂深於易也已、豈必言易而後為易哉

周易或問卷三